



薛忆泓◎著

出租车司机

“深圳人”系列小说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CNUP

上海市
著名商标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出租车司机

“深圳人”系列小说

薛忆沩◎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出租车司机/薛忆尧著.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5

ISBN 978 - 7 - 5675 - 0701 - 2

I. ①出… II. ①薛…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05991 号

“深圳人”系列小说

出租车司机

著 者 薛忆尧
策 划 王 焰
责任编辑 金 勇
责任校对 周 逸
装帧设计 卢晓红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 - 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 - 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 - 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 - 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32 开
印 张 7.5
字 数 122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 - 7 - 5675 - 0701 - 2 / I · 985
定 价 29.8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 - 62865537 联系)

.....

自序

关于这本小说集的发源地至少有三种说法：一种说法以其中最早完成的作品《出租车司机》的创作时间为准，称这本小说集发源于 1997 年的深圳；而另一种说法以作者最早见到的人物原型为准，将小说集的源头追溯到 1977 年的长沙。两年前，在《小贩》面世之后不久，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称它是“用 33 年时间写成的短篇小说”。我的理由是：早在 1977 年的秋天，小说的人物原型已经出现在我就读的长沙市第 21 中学的门口；第三种说法以“深圳人”系列小说这个念头正式产生的时间为准，小说集的发源地因此被锁定在 2005 年的蒙特利尔。那时候，我已经在异域的迷宫里生活了三年，正在做第一次回国探亲的准备。“深圳人”刺激了我的创作冲动。在启程之前，我用铅笔在废纸的反面完成了《物理老师》、《女秘书》、《同居者》和《小贩》等四篇作品的初稿。我将这些密密麻麻的手稿塞进了已经是鼓鼓囊囊的背包里。

在深圳短暂停留期间，我曾经接受《晶报》的采访。在采访中，我首次提及了“深圳人”系列小说的创作构思，并且将《女秘书》交给报纸发表。“深圳人”系列小说从此正式进入读者的视野。不久，《物理老师》和《同居者》相继在《花城》杂志上发表，并立刻引起了一些评论家的关注。遗憾的是，在随后的五年时间里，因忙于为《南方周末》和《随笔》杂志写作读书专栏，同时又要应付蒙特利尔大学高强度的学习任务，再现“深圳人”的激情只好束之高阁。

2010年到香港城市大学访问期间有机会专注于写作，“深圳人”系列小说又重新激起了我的兴奋。我开始重写已经被一些评论家视为21世纪中国短篇小说“经典”之一的《出租车司机》，然后又重写了已经获得过许多好评的《同居者》和《女秘书》。这种重写让我发现了汉语的许多奥秘。它不仅为“深圳人”系列小说确定了更高的标准，也为我今后三年的全部写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此同时，我又修改完成了《小贩》、《文盲》和《母亲》等三篇作品，并且对系列小说中的其他作品也有了越来越清晰的想法。

《母亲》、《小贩》以及《女秘书》重写版的相继发表和引起关注是这个系列小说创作过程中的转折点。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

里，尽管因为长篇小说《白求恩的孩子们》发表过程的周折，“深圳人”也多次遭受了流产的危险，我却已经非常清楚，这个怀胎多年的系列小说将会在不久的将来顺产出世。

2012年初春，在经历了将近六个月殚精竭虑的写作苦行（包括重写《遗弃》）之后，《“村姑”》从我的大脑进入了我的电脑。这最边缘的“深圳人”向我发出了新一轮的召唤。紧接着，《文盲》在《收获》杂志上发表，《出租车司机》和《同居者》的重写版分别在《晶报》和《作家》杂志上发表，并且都引起了读者的热烈关注。这些刺激使完成“深圳人”系列小说成了我的燃眉之急。利用回国做新书推广活动之前的空隙，我夜以继日，勾勒出了最后几位“深圳人”的侧影。

七月初结束新书的推广活动回到蒙特利尔，我首先完成了《流动的房间》新版的准备工作，彻底重写了其中的大部分作品，《流动的房间》新版成为了我在2012年出版的第七本书。这项繁重的劳动将我的身体和精神都拖累到了极点。在这种极限的状况下，是“深圳人”引发的创作激情构筑了我脆弱生命中的中流砥柱：《剧作家》、《父亲》、《神童》和《两姐妹》纷至沓来。我怀着毕其功于一役的狂热，完成了“深圳人”系列小说的最后冲刺。

这时候，距离《出租车司机》在我心灵深处引起的那第一阵

颤栗已经过去整整十五年了……

昨天，就在我竭尽全力冲过终点的时刻，我的外婆在故乡长沙走到了她生命的尽头。这本小说集因此又带上了一个伤感和动人的标记。三个月前，当我最后一次坐在外婆身边的时候，她已经认不出我来了。但是，她仍然能够背诵几乎陪伴了她一生的《木兰辞》和《长恨歌》。还差三个星期就要满 97 岁生日的外婆是最平凡的“中国之最”。她留给了我无数的故事。她是我遇见过的最出色的叙述者。她的叙述是我文学创作不息的源泉。

在外婆的弥留之际，我关于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短文《生死之间的“桂姐”》通过《读者》杂志抵达了不计其数的读者手里。这是我为她送行的特殊方式。我敬畏外婆的意志力和生命力：她一直坚持到我完成了这有可能是无法完成的写作工程之后才停止自己的呼吸……她留给了我无数的故事。她的生命将通过那些故事永远留在我的写作里，留在我的生命里。

更为巧合的是，将近十二年前，我就是被《出租车司机》第一次带上《读者》杂志的。那是新世纪开始的一年。那一年，“深圳人系列小说”的开篇之作被从《新华文摘》到《读者》在内的“几乎所有选刊”选登。这是我个人写作生涯上的第一次“盛宴”。这

从天而降的“盛宴”为我能够坚持十五年，最终完成“深圳人”系列小说，提供了持续的营养和虚荣。所以，这部小说集就以《出租车司机》来命名。

薛忆沔

2012年9月16日于加拿大蒙特利尔

.....

目 录

自序	001
母亲	001
小贩	018
物理老师	028
出租车司机	041
女秘书	053
剧作家	067
两姐妹	090
文盲	120
同居者	145
神童	166
“村姑”	186
父亲	209

.....

母 亲

突然,我决定不去送他了。他对我的决定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我只是说我有点累。他好像想说什么,最后又什么也没有说。他的手提包是我五年前送给他的生日礼物。他从拆开包装的那一天起就一直在使用着它。可是,他从来没有说过是不是喜欢它。他的话总是那样的少。他从来没有说过是不是喜欢我为他买的任何东西,就像他从来没有说过他是不是喜欢我一样。他将一叠皱巴巴的文件塞进手提包里,好像想说什么,最后又什么也没有说。然后,他拍了拍两侧的裤口袋,确认自己没有忘记钱包和证件。这是他出门前的标志性动作。然后,他冲着我们儿子的房间喊道:“要认真做好作业啊。”刚才我们的儿子悄悄地问我,他是不是可以跟我们一起去看检查站。当我告诉他我自己都不会去的时候,他显得有点吃惊。接着,我又提醒他,他的数学作业还没有做完呢。我的提醒令这个孩子非常沮丧。他低着头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了。昨天他的家庭教师告诉我,尽

管已经做过不少的练习，这个孩子还是不太熟悉将无限循环小数转化为分数的步骤。

他关防盗门的时候总是非常用力。多年以来，那种金属碰撞出来的声音就像他稀少的言辞一样并没有激起我的反感。可是上星期他离开的时候，我好像是第一次听到了那种激烈的碰撞。那种多年来我已经习以为常的声音突然变得让我难以忍受，无法忍受。在去检查站的路上，我一句话也没有说。我甚至没有说：“你一路上小心一点。”或者“小心你的钱包。”这是每次分手的时候我都会说的最后一句话。但是，那种碰撞的噪音依然在我的耳边回荡。对它的反感压抑着我的情绪。我什么也不想说。我什么也没有说。在检查站的入口，他照例说：“你回去吧。”他的话让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我转背就走了，什么话也没有说。我记得以前在我们分手以后，我总是回过头去看他。他的个子不高，很快就会淹没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但是我还是回过头去。我相信我能够看见他。我也相信他能够看见我在看着他。我记得很清楚，以前我总是这样的。可是最近这几次分手之后，我不再回头去看他了。我不记得这种改变究竟是从哪一天开始的。它来得非常自然，非常平和，一开始甚至都没有引起我自己的注意。最近这几次分手之后，我马上就往回

走。在拥挤的通道里，我偶尔会去留心一下迎面而来的其他人，比如那些兴致勃勃的外国人或者那些无所事事的小商贩。但是，我不再回过头去目送着他走远了。我非常不安，急着回家去看管我们的儿子。我不希望他在电视机前坐得太久。我希望他的作业做得非常认真。

他对我的决定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我们在楼层的电梯间分手。像上星期一样，我也没有说我过去肯定会说的最后那句话。我过去提醒他小心他的钱包是因为他在过关的时候真的丢过一次钱包。他用了将近半年的时间才从那次丢失的阴影中挣脱出来。他非常难受不是因为他丢掉了夹在钱包里的那些重要的证件，而是因为钱包里有一张我们的儿子三岁生日那天拍的照片。那是他最喜欢的照片。他担心得到了他的钱包的人会粗暴地对待那张照片，对着它冷笑或者将它撕碎扔掉。在他看来，那就像是对我们的儿子的虐待。他用了将近半年的时间才摆脱了对那种虐待的想象。

谈论起我们的儿子，他总是说他“小时候”是如何如何地好。这种说法通常不是对过去的夸奖，而是对现在的不满或者批评。我不知道他的这种固执的怀旧说明他不在于这个孩子的成长，还是太在乎这个孩子的成长。这个孩子长大以后，他们之间没

有一次称得上是“交流”的谈话。我奇怪刚才我们的儿子为什么会突然提出来去送他。他已经十二岁了。他以前从来没有提出过这样的要求。这么多年了，这个孩子通常只是在周末才能够见到他。他更像是定期来访的客人，而不是命中注定的父亲。见面的时候，他有时候会问及我们的儿子最近有没有考试或者考试的成绩怎么样。但是，他好像从来没有期待过他的回答。那些一成不变的问题好像只是社交场合下的应酬。我们的儿子对他甚至都没有敬畏和恐惧，因为他感觉不到他对他的责任和管束。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说他是一个好父亲。所有的亲戚朋友也都说他是一个好丈夫。因为他总是在星期五晚上从边境的那一边回来。他回家以后总是带我们去很好的餐馆吃饭。在餐馆里，我们的儿子总是靠近我坐着。我有时候会利用这个机会在他父亲面前抱怨一下他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学习不够认真或者电视看得太多。他的反应总是一成不变：他会盯着我们的儿子看一下，然后心不在焉地批评说：“那怎么可以呢?!”或者“那不可以!”我觉得他好像是在盯着自己的一个下属，而不是自己的儿子。我们的儿子通常什么话都不说。但是，他偶尔也会抱怨一下，比如抱怨餐馆的菜还不如我在家里做的好吃。这个孩子根本就不愿意出来吃饭，我知道。他不想错过了令他着迷的那

个电视节目。

那种金属猛烈碰撞的噪音从上星期以来就一直压抑着我。它加重了我对生活的厌倦。从电梯间回到家里，我直接走近客厅的窗口，茫然地朝楼下张望。被楼群环抱着的空地里总是有来来往往的行人和出出进进的汽车。我看见他快步走向了一辆出租车。许多年了，他回来又离开，我对这种单调和冷漠的节奏已经没有什么感觉。可是刚才，我突然决定不去送他了。我只是说我有点累。其实我并不累。我只是不愿意与他一起坐在出租车里，或者更准确地说，我只是不愿意与他坐一起，什么都不说，而且什么都不想说。所以，我突然决定不去送他了。我感觉有些迷茫，有点空虚。我将边境移近到了家门口。我在家门口的电梯间里与他分手。刚才，他像往常一样，用力地关上了防盗门。金属猛烈的碰撞令我极为反感。这种反感将我这一段时间以来对生活的厌倦推上了新的高度。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竟会如此地厌倦生活。

突然，我们儿子的尖叫声惊动了。他尖叫说他的父亲已经坐进了一辆出租车。我没有想到这个孩子也正在从他房间的窗口眺望楼下的空地。一阵内疚的痉挛穿过我的大脑。我不知道他刚才为什么会突然提出那样的要求。也许我应该同意他去

送他的父亲？也许我应该与他一起去送他的父亲？

我提醒他抓紧时间赶快做好数学作业。但是我并没有去检查他是不是已经回到了他的书桌旁边。我不愿意离开窗口。我盼望着那辆出租车尽快开走，马上腾开我的视野。我又感觉到了身体里充满期待的骚动。只有这种骚动能够帮我摆脱压抑的阴影。像以往一样，我用窗帘轻轻地遮掩着自己的脸，好像是怕“他”看见了我，好像根本没有出现过刚刚过去的那个星期四。也许他还从来没有看见过我，我羞涩地想。也许他永远也不会看见我，我绝望地想。我仍然能够从窗帘上呼吸到灰尘的气息。我一直不愿意将这窗帘拆下来，洗干净，因为这种气息让我想起自己已经布满灰尘的青春，因为这种气息与他的身影联在一起。每次看到他走过来，我的青春就会羞涩地重现。那种绝望的羞涩令我疲惫的胸脯鼓胀起来，令我窒息。我在不久前小区举办的中秋晚会上第一次看见他。他正蹲下身，与他的女儿一起想猜出最后的那个灯谜，那个谁都猜不出的灯谜。他的手温情地搭在小姑娘的肩膀上。他的脸几乎贴着她的脸。他在微笑，她在思考。我从来没有在任何人的脸上看见过那么迷人的微笑。我从来没有看见过那么迷人的微笑衬托着的那么迷人的嘴唇。我好像找到了丢失多年的期待。早已经离我远去的羞涩

突然又回到了我的生活之中。它猛烈地抓住了我，牢牢地抓住了我。我感到极度地虚弱。我不知道我是怎样穿过人群，穿过灯光，穿过喧闹，最后回到自己清冷漆黑的卧室里的。我倒在床上，双手交叉在胸前，迷惘地搓揉着自己依然饱满的乳房。我感觉到温热的眼泪已经漫入了我的耳道。我感觉到自己正在遭受着岁月的强暴。

那是我的第一个中秋节。从那一天起，我就开始这样相信。那是我见证的第一次“圆满”。从那一天起，我总是想看见他。那是我经历的最激烈的思念。我希望每天都是中秋节。每天黄昏，我都会走近窗口，躲在散发着淡淡灰尘气息的窗帘后面，眺望楼下的空地。甚至在我丈夫回家的日子里，我也不情愿错过这种令我心跳的眺望。我总是能够在来来往往的行人中辨认出他的身影。他的手总是搭在他女儿的肩膀上。他们总是在说话。他们好像有说不完的话。我很想听见他们的交谈。我很想与他们的声音和话题擦肩而过。我很想加入他们的交谈。我甚至想象有一天他们会突然谈论起我，让我作为一个话题进入他们的世界。

有一天，我终于鼓足了勇气。我决定向他们走去。我不知道他们每天散步的路线。但是，刚走出公寓大楼，一股神奇的热

浪向我袭来，让我立刻就获悉了他们的方位。我很快就看见了他们。可我不敢迎面朝他们走去。我只是跟在他们的身后。他的背影很自然地唤醒了我身体深处那种绝望的羞涩。它令我的胸脯鼓胀起来，它令我窒息。我几次需要停下来，调整自己的呼吸。最后，我实在忍受不了那种窒息了。我完全停了下来，充满遗憾地目送着他们走远。然后，我深深地呼吸了一口闷热的空气。然后，我转过身去，开始朝远离他们的方向走。我用最温柔的声音安慰自己。我安慰自己说我选择这相反的方向其实是为了向他们走近。可是，这种“走近”以及这种“安慰”很快也让我不堪忍受了。我不想再那样欺骗自己。我知道自己离他们已经越来越远。但是，我没有勇气转过身，去重新跟在他们的身后。我继续朝远离他们的方向走。不过，我的步伐越来越慢。我好像在走向大海的深处……噪音的大海。我的呼吸越来越困难。我很快就感觉不到那令我窒息的羞涩了。我能够感觉到的只有绝望的颤栗。我绝望地想，我们相聚的地方不可能在这座真实的城市里，永远也不可能。但是我同时又肯定我们能够在一座看不见的城市里相聚。在那里，我会朝他走过去，他会朝我走过来。在那里，他会注意到我对他的注意。在那里，我要让他惊叹我的存在和我的诱惑。在那里，我要与他一起享受重现的青春。